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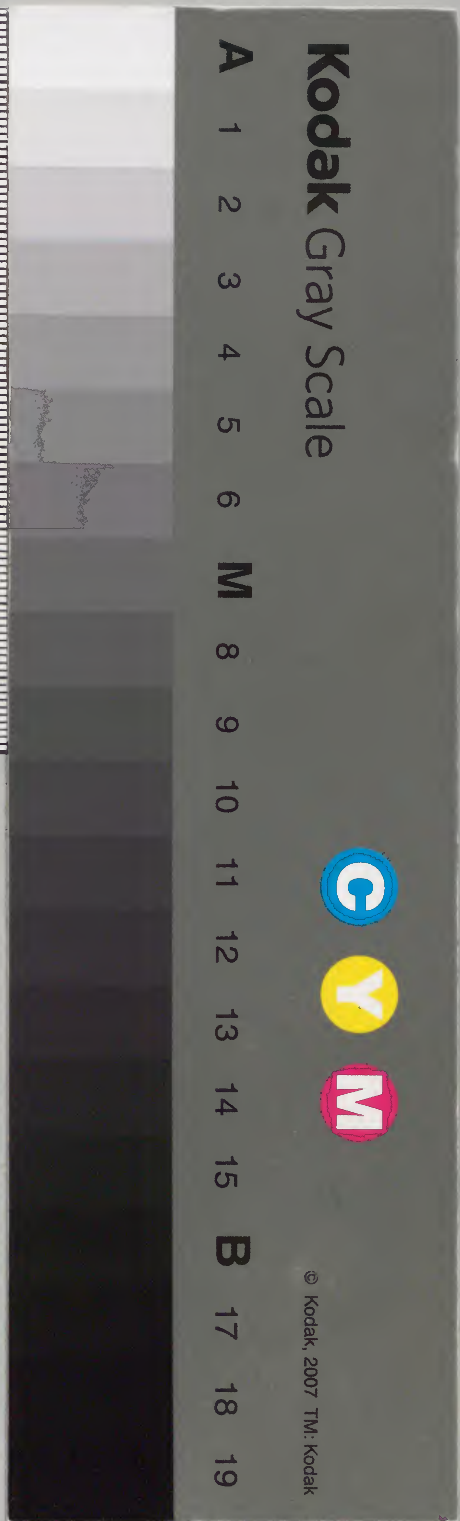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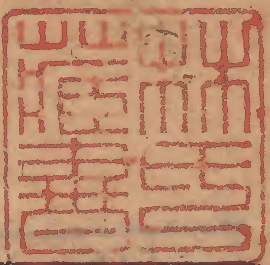
百十八之廿

朱子訓內人

漢書門			
九	四	二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函	九
架	四
冊	二
號	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43)
函號	298 252





重録朱子語類卷 百十八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朱子十五



訓門人六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
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
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

學者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等多有事在然初學且須先打
疊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屋須有基址計
多梁柱方有頓處

觀書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
公今如人大夫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
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公大抵容貌語言皆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
勢絲見自勢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拏愈亂

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而
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條方是兩件
公看文字子細却是急性太忙迫都亂了又是硬鑽鑿求
道理不能平心易氣看且用認得定用玩味寬看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讀則蹉過了曰論
語章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去若孟子詩書
等非讀不可蓋它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伯羽嘗
覺固易蹉了專看則又易入於硬鑽之弊如何曰是不
可鑽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
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
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

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
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耶此可見其
無志其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真箇做工夫人便自不
說此話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
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
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蜚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
可問他人飢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
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亦思
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

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遂旋
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心中不
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
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蜚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

竹矣

先生謂蜚卿看公所疑是看論語未子細這讀書是要得
義理通不是要做趕課程模樣若一項未通且就上思
索教通透方得初間疑處只管看來自會通解若便寫
在策上心下便放却於心下便無所得某若有未通解
處自放心不得朝朝日日只覺有一事在這裏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
舉才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
粗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道夫

蜚卿曰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
公自看如何須是度自家可以仰事俯育作文字比之
他人有可得之理否亦須自思之如人飢飽寒煖須自
知之他人如何說得道夫

蜚卿云某正為心不定不事科舉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
曰才說欲字便不得須除去欲字若要理會道理亦又
不得亦不得懶驥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

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
人識此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
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
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
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
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廢物不爭多伊
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
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
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

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學至三十而立
以上節節推去五峰曰為學在立志立志居敬此言甚
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脚
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它是堯舜
我是衆人何以為堯舜為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
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
却不辦作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
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方伯
謨問使齊王用孟子還可以安天下否曰孟子分明性
見齊王以道可行只是他計些小利害愛些小便宜一
齊昏了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有舉

中庸一段曰德性曰高明曰廣大皆是元來底問學中
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某問孔門弟子問仁問智皆從
一事上做去曰只為他志已立故求所以趨向之路然
孔門學者亦有志不立底如宰予冉求也是也顏子固不
待說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豈不是有志至
如漆雕開曾點皆有志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士何
足思蓋取其有志得聖人而師之皆足為君子以下訓

璘云同錄
異見後訓璘

先生問昨日與吾友說立志一段退後思得如何某曰因
先生之言子細思之皆是實理如平日見害人之事不
為見非義之財不取皆是自然如此曰既自然如此因

何做走弊不得某謂盡其心則知其性曰此不是答策
題須是實見得徐行後長者謂之弟須見得如何弟是
作得堯舜因語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所謂天理人欲也更將孟子答滕文公曹交問孟子
章熟讀終見得此甚省力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為血氣使曰雖說要義理
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氣體之充但要以義理為
主耳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
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摩一頭詭怪
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

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
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

問及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
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總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
今觀之豈不躡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
既立得性了則每事點檢視事之未是者從之非者違
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夫既尚留此便冥審
觀自見

再見請教因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
一般又每若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
安在曰此乃不末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

八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即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又問凡求之於心須是盡一為或於事事求之曰凡事無非用心處只如於孝則求其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弟大抵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聖人千言萬語不出此一轍須積習時久游泳浸清如飲醇酒其味愈長始見其真是真非若似是而非似有無實未嘗有終自恍惚然此最學者之大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為法曰須少看凡讀書須子細研窮講

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開策時須逐一為別白求一定說若他日再看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讀書草略甚矣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底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

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湏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一日晚同王春先生親戚魏才仲請見問吾友年幾何對云三十七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湏已立得一門庭某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為貧奔走雖勤讀書全無趨向曰讀書湏窮研造理吾友曰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鶻突綽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善看論孟者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

必精義因舉學而時習之問曰吾友何說某依常解云云先生曰聖人下五箇字無一字虛學然後時習之不學則何習之有所謂學者不必前言往行凡事上皆是學如箇人好學其為人箇事好學其為事習之者習其所學也習之而熟能無悅乎近日學者多習而不學其又問學而不思則問亦是此意曰且就本文理會幸傍會合最學者之病又問有朋自遠方來何故樂對以得朋友而講習故樂曰若是已得於已何更待朋友再三請益曰且自思之

誘次因道某平日讀箇不識塗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喻方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既如

此說須與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草略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一章近日學者多綠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儻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處則心籠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問昨日先生所問退而以滕文公數章熟讀只如昨日所說四端此便是真心便是性善今只是於天理人欲上判了去得人欲天理自明自家裏事豈有不向前先生曰然未要論到人欲人欲亦難去只且自體認這箇理如何的見是性善堯舜是可為如何是仁如何是義若於此有見要已自己不得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今學者求不見得舍不見失只是悠悠今日待明日明日又待後日話未畢伯謨至先生云適來所言子上却有許多說話德粹無說然皆是不勉力作工夫謝上蔡於明道前舉史書成文明道曰賢却會記得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發汗須是如此感動方可今只且於舊事如此過豈是感發須是不安方是所謂不能以一朝居問德粹數曰作何工夫曰讀告子曰見得如何曰固是要見亦當於事上見之曰行事上固要見無事時亦合理會如看古人書或靜坐皆可以見又問某見得如何曰只是操捨二字分判曰操捨固是亦須先見其本不然方操而則存時已捨而則亡矣又問前說有朋自遠方

來看見如何曰前日說不是有朋自遠方來乃是善可
以及人善可以及人則合彼已為一豈不樂先生曰此
是可以及人為或已及人曰惟其可以及人所以能及
人先生曰樂是可以及人而樂是已及人而樂曰已及
人而樂先生曰然伊川說已盡後來諸公多變其說云
朋友講習我若未有所得誰肯自遠方來要之此道夫
下公共既已得於己必須及於人不知而不愠非君子
成德不能愠非怒之謂自君子以降人不知己亦不能
無芥蒂於胸中

先生問近日所見如何某對間斷處頗知提撕曰更宜加
意

先生問近日如何曰頗覺心定如何心定曰每常遇無事
却散漫遇事則旋求此心今却稍勝前曰讀甚書曰
讀告子昨讀至夜氣之說因覺病痛全在此心上曰亦
未說至此須是見得有踊躍之意方可是日德粹又語
小學先生曰德粹畢竟昏弱子上尚雜更宜加意

問人有剛果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
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
惡為猛為隘為強梁須如此別方可璘錄云問孫書甫
如何先生舉通書云剛善剛惡固是剛比之暗問何以
弱之人為勝然只是彼善於此而已畢竟未是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問昨日承先生教誨矯
激事歸而思之務為長厚固不可然程氏教人却云當

學顏子之渾厚看近日之弊莫只是真偽不同曰然顏
子却是渾厚今人却是聶夾大不同且如當官必審是
非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為渾厚可乎
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為敵既為冀州刺史宦官親戚
在部內為害安得不去之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它
官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
相抗亦無甚職事符券功云如陳寔弔宦官之喪是大
要渾厚曰然某問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職太
抵義理所在當為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某又
問李膺赦後殺人莫不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亂世不
必仕如趙壹卿乃於

邕更無整身處

問吾友昔從曾大卿遊於其議論云何曰曾先生靜嘿必
言有一二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卿齊家正身不墮暗
室真難及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
謂有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
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
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况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
颺了甜桃樹沁山摘醋梨也
璘注鄂渚教官關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
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

課試方是開熟以下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為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翻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没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功夫底更没下手商量處又不如彼胡亂做功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考論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底改起便有用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功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功夫自進蓋人以恥然之身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六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為樣子說人性善皆可以為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淵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為末後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服
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
又舉顏子仰之彌高一段又說人之為學正如說恢復
相似且如東南亦自有許多財賦許多兵甲盡自好了
如何必要恢復只為祖宗元有之物須當復得若不復
得終是不了今人為學彼善於此隨分做箇好人亦自
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為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不
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所以須要講論學以聖賢為
準故問學須要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方是學
問可學錄云如尋常人說且作三五分人有甚不可何
還其元物不還元物畢竟欠闕此一節性甚是善須是
聖人何傳立定一鐵棒移動不得然此是大端如

此其間讀書考古驗今工夫皆不可廢因舉尊德性而
道問學一章又云有一般人只說天之所以與我者都
是光明純粹好物其後之所以不好者人為有以害之
吾之為學只是去其所以害此者而已害此者盡去則
工夫便了故其弊至於廢學不讀書臨事大綱雖好而
所見道理便有偏處為學既知大端是欲復天之所與
而必為聖賢便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為五箇大樁相似念念理會便
有工夫可做所以大學在止於至善只云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為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

從前朋友來此某將謂不遠千里而來須知箇趣向了只是隨分爲他說箇爲學大槩去看來都不得力此某之罪今日思之學者須以立志爲本如昨日所說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

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後志於聚斂無足怪又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則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則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

了此端才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
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試思人以渺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
為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致
若分明見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昨日所說為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為聖賢曾看得人皆可
以為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為堯舜而不為
其患安在固是孟子說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
端非不時時發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為堯舜且子
細看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因舉
此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謂不弘不篤

不當得一箇人數無能為輕重

須常常自問人人之性善而已之性却不見其善人皆可
以為堯舜而已之身即未見其所以為堯舜者何故常
常自問知所愧耻則勇厲奮發而志立矣更將孟子告

子篇反復讀之指不若人之類數段可以助人興發必為之志

問所觀書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

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為學方

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

以為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

之且如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

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辨謂理

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
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
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為之事
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
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璘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
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畫有為
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
不然兀兀而已○可學錄云先生問德粹夜間在庵中
作何工夫德粹云先生曰橫渠云言
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
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
存養亦是乾乾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
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

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
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息只
是拚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

了學可

問德粹此心動時應物不動時如何曰只是散漫曰便是
錯了自家一箇心却令成兩端須是檢點他學可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
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
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
州問為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
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

德粹元不曾理會可學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以下訓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通貫力行退讀先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力行連日荷教府判張文退謂力行曰士佺到此餘五十日備見先生接待學者多矣不過誘之掖之未見如待吾友着氣用力痛下鉗鎚如此以九分欲打煉成器不得不知此意

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賸索隱賸處不是與是紛亂時隱是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地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身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樓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又又被事物及關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

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因問憂患恐懼恐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那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底事此不同又問忿悵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只管累其本心也

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美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也以下訓明作

凡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着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做看來只是知得

不親切若真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人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偶一日飲食過度為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此真知其傷遂不復再為也把捉之說固是自用着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着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須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着力窮究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難卒可以貫通而長正如

入江之初着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諳較難理會須盡此心力如法攷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了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弄又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于理則心安或差時則餒此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差時便覺不安然又有做得不是處不

知覺悟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過據某看學問之道
只是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玄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
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
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
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六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
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
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
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
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彼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會曉

得便被他瞞又如甲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
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官為商
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
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
問郊子蓋是我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
洙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
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
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做
中庸大段周密不易他思量如是德性五句須是許多
句方該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

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新崇禮此
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
只理會一件或問知新之理曰新是故中之事故是舊
時底溫起來以尊德性然後就裏面討得新意乃為道
問學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
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
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
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缸須用篙吃飯
須用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
敬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

心訓

與立同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少悅
豫底意思不知此病痛是如何曰試思自家是有事是
無事曰本無事自覺得如此曰若是無事便是無事又
恐懼箇甚只是見理不徹後如此若見得理徹自然心
下無事然此亦是心病因舉遺書捉虜及滿室置尖物
事又曰且如今人害淨潔病那裏有淨潔病只是疑病
疑後便如此不知在君父之前還如此得否徹又因論
氣質各有病痛不同曰纔明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
都自不見了

以下訓
與立敬

先生誨與立等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

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湏更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道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

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湏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又曰讀書湏是件件讀理會了一件方可換一件這一件理會得通徹是當了則終身更不用再理會後來只湏把出來溫尋涵泳便了若不與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是生底又却如不曾讀一般濟甚事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喫得盡湏與分做三頓喫只恁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少飯讀書亦如此敲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也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得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

溫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如幹盤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

有

黻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
 自莫思便了又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
 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
 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
 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會中無箇主若有主且自不能
 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
 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
 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
 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
 後知下
 意識則自然無此病

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
 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甚經訓
 用○晴舉云問游和之曾看甚文字曰某以春秋應卒
 秋者秋難治故出經義往都非復仇計賊之類而初治
 今却不然義中只避數項說話更不復依傍春秋經意
 自能免然只說話知他者是說甚麼大凡科舉之事子固
 未足道然兩頭要識得輕重若放那一頭重在這裏一
 心在那裏於本身易得悠悠須是教令這頭重在那裏
 心在那裏於本身易得悠悠須是教令這頭重在那裏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子做
 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邊極易孟子
 云古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脩其天爵以要人

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
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儼求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
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
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
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
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
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
和便是持敬○時舉間
同兒後

侃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曰授大學甚好也須
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功夫

詩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
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此最切要和之間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
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
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
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時舉

緊切詳密以下
訓至

書云千萬更加勉力就日用實事上提撕勿令昏縱為佳
至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謂中節自覺亦
無甚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發便有過差處
也不覺所以貴於窮理

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久久當自
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已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
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
相怪也○三書文
集未載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
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
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脩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
之書說脩身處似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
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淳

楊問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一慮做那一事去雖知得
了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問寓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夫道

植再舉曾子忠恕一貫及子貢問一知二章曰大槩也是
如此更須依曾子逐事經歷做過方知其味先生繼問
或人理會得所舉忠恕否陳因問集注中舉程子第一
段先生曰明道說此一段甚好非程子不能道得到自
忠恕一以貫之以後說忠恕至達道也住乃說一以貫
之之忠恕其曰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何也蓋
此數句乃動以天爾如推已及人達道不遠則動以人

爾又問如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聖人不消言恕故集注中云借學者之事而言以下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細繹說過曰大槩是如此而今

只是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文約禮是循環工夫否

曰不必說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了右脚方行得一步

右脚既行得一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

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所謂欲罷

不能者是它先見得透徹所以復乎天理欲罷不能如

顏子教他復天理他便不能自己教他徇人欲便沒舉

止了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不然安得不間斷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為學之要在主敬以存心

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

物所以明此心以下

先生教過為學不可籠淺因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

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

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先生語過以為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

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謂林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理

會不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會沉

潛剛克各自不同節口訓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

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訓以下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
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
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
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
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
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
是不可胡亂思繞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
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
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以下訓
胡泳

程子教人每於已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
如先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
各是何面目一段一般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足履須
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
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
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
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
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
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
一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

解說道這箇是第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
若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詠嘗驗之反
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問隨事逐物去了曰
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
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
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
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
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因是
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
著接它接它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

又用接它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它
不成不接它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着在這裏人客去
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
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
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之問說一天片
未梢只有這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
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
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
至面前一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
好說禪這箇亦略以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

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
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
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
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
疑亦不著問人壽昌訓壽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猶以
為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
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先生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
明猶賢於一等輩因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
否壽昌對以聞之見有一子頤字龜父者在先生曰

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
年科舉始得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誥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
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曉此義理午後即念些蘇文之類
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木附湯午後又一服
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誰
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
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
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為壽昌題手中

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
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先生奉天子命就國于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
境迎見某四拜先生受半答半跪進劄子略云竊觀聖
賢之間惟兩答問最親切極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
以使勇對冉有以足民對子華以小相對三子者夫子
皆未所領許也獨曾點下一轉語異乎三子者之撰莫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此是一問答子
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是

一問答是故善答莫如點善問者莫如賜長孺懵不知
道先生若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長孺未有以對也長
孺狂妄將有請問於先生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乎先生推先聖之心慰學者之望不孤長孺所以委
身受教之誠賜金聲玉振之音先生閱劄子笑曰恁地
却不得子貢問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此只是就子貢身上與他一箇恕字若其他
學者要學聖人煞有事件如何將一箇字包括得盡問
曰先生云一箇字包不盡極是但大道茫茫何處下手
須有一箇切要可以用功夫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
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章誦訖遂言曰尊德性道問

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
只從此下功夫理會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問學曰不
過是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德性至
於問學却煞闊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問學無窮無
盡曰德性却如何尊問學却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
件重事莫輕忽他只此是尊時先生手中持一扇因舉
扇而言且如這一柄扇自家不會做去問人扇如何做
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聽得了須是去做這扇便
得如此方是道問學若只問得去却掉下不去做如此
便不是道問學曰如先生之言道字莫只是訓行否先
生領之而曰自尊德性而下雖是五句却是一句摠四

句雖是十件却兩件統八件如何是一句摠四句曰尊
德性道問學這一句為主都總得致廣大盡精微極高
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四句問如何是兩件統
八件不知分別那箇四件屬尊德性那箇四件屬道問
學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這四件屬尊德性
溫故知新敦厚崇禮這四件屬道問學按章句尊德性
所以存心致廣
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存心之屬也道問學所以致知
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之屬也此錄蓋誤
問如何致廣大如何盡精微曰自家須要做聖賢事業
到聖賢地位這是致廣大然須是從洒掃應對進退間
色色留意方得這是盡精微問如何極高明如何道中
庸曰此身與天地並這是極高明若只說却不踏實地

無漸進處亦只是胡說也。須是自家周旋委曲於規矩準繩之中，到俯仰無愧怍處，始得這是道中。庸問如何溫故，如何知新？曰：譬如讀論語，今日讀這一段，所得是如此，明日再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而所得不同，這便是溫故知新。問如何敦厚，如何崇禮？曰：若只是恁地敦厚，却塊然無用也。須是見之運量酬酢，施為注措之間，發揮出來，始得長孺謝云：教誨親切明白，後學便可下工夫。先生又諷誦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等數語而替之曰：這全在人。且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甚次第大事，只是一箇人做了。然而下面又特地拈出「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結這兩句，最為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去處。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時方得所謂至德，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謂至道，便是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切須著力理會。按章句至德指其人至道指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兩節此錄亦誤長孺請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不知先生可以書為一說，如何？先生笑曰：某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說盡之矣。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工，儘有無限何消某寫出。若於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

百威儀三千，甚次第大事，只是一箇人做了。然而下面又特地拈出「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結這兩句，最為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去處。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時方得所謂至德，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謂至道，便是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切須著力理會。按章句至德指其人至道指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兩節此錄亦誤長孺請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不知先生可以書為一說，如何？先生笑曰：某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說盡之矣。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工，儘有無限何消某寫出。若於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

來是甚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
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曰且着力勉之勉之長孺起先
生留飯置酒三行燕語久之飯罷辭去退而記之訓長
因言異端之學曰嘗見先生答死而不亡說其間數句大
率禪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覺之
物把持玩弄至死不肯放捨可謂直截分曉曰何故只
舉此數句其他平易處都不說只是務要痛快說話只
此便是病處初在臨江見來劄固已疑其有此今見果
然問平日自己不知病痛今日得蒙點破却望指教如
何醫治曰大凡自家見得都是也且做一半是留取一
半且做未是萬一果是終久不會變著萬一未是將久

泐洽自然貫通不可才有所見便就上面扭捏如孟子
中養氣一段是學者先務問養氣一段不知要緊在甚
處曰從頭至尾都要緊因指靜香堂言今人說屋只說
棟梁要緊不成其他椽桶事事都不要訓以下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頤先生一一與理會過曰今
之所言與程子異者亦多矣曰節目小者不必論且如
金騰一說程子謂此但是周公發於誠心不問有此理
無此理如聖人自在天理上行豈有無此理而聖人乃
爲之者此等語恐誤曰然則有此理乎曰詳考金騰首
尾周公初不曾代武王死曰以旦代其之身都是如何
曰武王有疾周公恐是三后在天有所譴責故以身代

行事而請命焉耳先生舉子仁若考以下至無墜天之
降寶命曰此一段却如何解曰如古注之說恐待周公
太薄曰今却要如何說曰竊詳周公之意蓋謂盡其材
藝於鬼神之事者已所能也已所能則已所當任其責
非武王之責也受命帝庭而敷佑四方定爾子孫而使
民祗畏是則武王之所能若今三后以鬼神之事責武
王是墜天之降寶命也曰只務說得響快前聖後賢都
是恁地解說將來如何一旦要改換他底此非學者之
先務須於自家身上理會方是實學問格物之學須
是窮見實理今若於聖人分上不能實見何以學聖人
曰自己一箇身心元不理會却只管去議論別人不是

枉了工夫曰平日讀至此有疑願求是正曰只緣自己
處工夫少所以別人處議論多且理會自家應事接物
處與未應接時此心如何曰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
說或謂存亡出入皆是神明之妙或謂存底入底亦不
是先生之說云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
謂通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
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所用曰
且道如何是人心如何是道心曰心一也方寸之間人
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曰人心堯
舜不能無道桀紂不能無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

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飢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如何得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夾和在何止二三日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明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曰是其效也

或問今日桃講諸生所請何事曰萍鄉一士人問性無復其說雖未是其意却可進因言克己復禮今人全不曾子細理會琮問克己銘一篇如顏子分上恐不必如此曰何故曰顏子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安用張皇如此曰又只是議論別人又曰此己字未與物為對只己意發處便自克了問是克家之克非克敵之克也曰林三山亦有此說大凡孔門為仁言雖不同用工處都一般又問如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不知此言是築底處或尚有進步處曰如何曰事賢友仁方是利其器處曰亦是如此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

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
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爲器重
爲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事大
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
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
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可謂深中膏肓如負芒
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於是不養之氣襲而乘之
微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
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
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

處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九

朱子十六

訓門人七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

意是也

以下方訓

方行屋柱邊轉擦下柱上黑見云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不到得如此

大率多戒方欲速也

方云此去當自持重以矯輕先生曰舊亦嘗戒擇之以安

重

方云此去欲看論語如何曰經皆好看但有次第耳前此嘗今

方熟看禮記

臨行請教曰累日所講無非此道但當勉之又曰持守可
以自勉惟窮理須講論此尤當勉又曰經書正須要讀
如史書要見事變之血脈不可不熟又曰持敬工夫愈
密愈精因曰自浮沉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
涵養

包顯道言揚子直論孟子四端也說得未是先生笑曰他
舊曾去晁以道家作館晁教他校正關孟子說被以道
之說人心後因此與孟子不足後來所以抵死要與他
做頭抵這亦是拘人才拘便都不見正底道理諸葛誠
之嘗言孟子說性善說得來緩不如說惡底較好那說
惡底便使得人戒謹恐懼後方去為善不知是怎生見

得偏後恁地蹉蹊嘗見他執得一部呂不韋呂覽到道
裏面煞有道理不知他見得是如何晁以道棧經進講
論語畢合當解孟子他說要莫講高宗問他如何曰孟
子與孔子之道不同孔子尊王孟子却教諸侯行王道
由此遭論去國他當時也是博學負重名但是而今將
他幾箇劄子來看却不可曉不知是如何李觀也要罵
孟子不知只管要與孟子做頭抵做甚你且揀箇小底
來罵也得義剛

包顯道領生徒十四人來四日皆無課程先生令義剛問
顯道所以來故於是次日皆依精舍規矩說論語一生
說時習章先生曰只是熟故說到說時自不肯休了而

今人所以恁地作輟者只是未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
衆此說地步闊蓋此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
不曉得也自悶今有朋自遠方來則從者衆故可樂這
箇自是地位大段高了人不知而不愠也是雖愠不是
大段怒但心裏略有不平底意便是愠此非得之深養
之厚何以至此一生說務本章先生曰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這是掉開說凡事若是務本時道便自然生此
若拈定孝弟說下面自不要這兩句了又曰愛是仁之
發謂愛是仁却不得論性則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這
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發出來底仁是體孝弟
是用仁是性孝弟是仁裏面事某嘗謂孟子論四心處

說得最詳盡裏面事事有心性情都說盡心是包得這
兩箇物事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性是根情是那芽
子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是情惻隱是仁之發謂惻隱
是仁却不得所以說道是仁之端也端便是那端緒子
讀書須是子細思之弗得弗措也辨之弗明弗措也如
此方是今江西人皆是要偷然自在才讀書便要求箇
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澁處方解
有醒悟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勿盡其言
容某思之它是怕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因言聖
人澆那天理似泥樣熟只看那一部周禮無非是天
理織悉不遺一生說三省章先生曰忠是發於心而形

於外信也是心裏發出來但却是就事上說而今人自謀時思量得無不周盡及為人謀則只思量得五六分便了這便是不忠與朋友交非謂要安排去罔他爲不信只信口說出來說得不合於理便是不信謀是主一事言信是泛說一生說敬事而信章先生曰大事小事皆要敬聖人只是理會一箇敬字若是敬時方解信與愛人節用使民若是不敬則其他都做不得學而一篇皆是就本領上說如治國禮樂刑政尚有多少事而夫子却只說此五項者此蓋本領所在一生說入孝出弟章先生曰夫子只是泛恁地說說得較寬子夏說得較力他是說如誠處賢賢易色是誠於好善事父母能竭

其力是誠於親事君能致其身是誠於事君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是誠於交朋友這說得都重所以恁地說他是要其終而言道理也是恁地但不合說得大力此義剛問賢賢易色如何在先曰是有那好善之心底方能如此一生說溫良恭儉章先生曰夫子也不要求之於已而後得也不只是有此五德若說求之於已而後得則聖人又無這般意思這只是說聖人謹厚退讓不自以爲聖賢人自然樂告之夫子之求之也此是反語言言夫子不曾求不似其它人求後方得這是就問者之言以成語如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尹不是以堯舜之道去要湯是定這只是表得不曾割

烹耳一生說顏子不愚章先生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光明照耀更無蔽障顏子則是有一重皮了但其他人則被這皮子包裹得厚剝了一重又一重不能得便見那裏面物事顏子則皮子甚薄一剝便爆出來夫子與他說只是要與它剝這一重皮子它緣是這皮子薄所以一說便曉更不要再三如說與它克已復禮它更不問如何是克已如何是復禮它便曉得但問其目如何而已以下訓揚

先生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書讀變孫錄云包顯道侍生先生方脩書語之云云先生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

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着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不是自強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變孫錄作求陷溺其心周公忌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已而其生徒復說孝弟為仁之本先生曰說得也都未是因命林季武說一過既畢先生曰仁是根惻隱是根上發出底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枝葉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變孫錄云顯道請先生先生曰荷顯道與諸兄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

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處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
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
行得如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而自家
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日來少間自家便
落在裏面去了孔之可以觀可以群可以
怨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之言
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
是既為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若頭
上髻子便十日不梳後待如何便一月不梳待如何但
須是用梳方得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
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

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
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直
卿與某相聚多年平時看文字甚子細數年在三山也
煞有益於朋友今可為某說一遍直卿起辭先生曰不
必多讓頭道云可以只將昨日所說有子章申之於是
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述聖賢相傳之心法既畢先
生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是
頭上安頭以脚為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行字讀蓋孝
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
箇孝弟來它所以恁地說時緣是這四者是本發出來
却有許多事千條萬緒皆只是從這四箇物事裏面發

出來如愛便是仁之發才發出這愛來時便事事有第一是愛親其次愛兄弟其次愛親戚愛故舊推而至於仁民皆是從這物事發出來人生只是箇陰陽那陰中又自有箇陰陽陽中又自有箇陰陽物物皆不離這四箇而今且看如天地便有箇四方以一歲言之便有箇四時以一日言之便有箇晝夜昏旦以十二時言之便是四箇三若在人則只是這仁義禮智這四者如這火爐有四箇角樣更不曾折了一箇方未發時便只是仁義禮智及其既發則便有許多事但孝弟至親切所以行仁以此爲本如這水流來下面做幾箇塘子須先從那第一箇塘子過那上面便是水源頭上面更無水了

仁便是本行仁須是從孝弟裏面過方始到那第二箇第三箇塘子但據某看孝弟不特是行仁之本那三者皆然如親親長長須知親親當如何長長當如何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這便是長長之道事君時是一般與上大夫言是一般與下大夫言是一般這便是貴貴之道如此便是義事親有事親之禮事兄有事兄之禮如今若見父不揖後謂之孝弟不可便是行禮也由此過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若是知得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而不違其事之道這便是智只是這一口心事推於愛則爲仁宜之則爲義行之以遜

則為禮知之則為智良父顯道云江西之學大也是以
 行已為先先生曰如孝弟等事數件合先做底也易曉
 夫子也只略略說過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也只一處
 恁地說若是後面許多合理會處須是從講學中來不
 然為一鄉善士則可若欲理會得為人許多事則難義剛
 先生因論楊書謂江南人氣籠勁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
 而力弱皆其所偏也楊

浩作卷子疏已上條目為問先生逐一說過了浩乞逐段
 下疏數語先生曰某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或寫
 不得此據所見盡說了若寫下未必分明却失了先閒
 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不妨反覆訓那

在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未知
 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
 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
 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
 中思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
 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此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
 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
 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事少間都

成沒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
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
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之所
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
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
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
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
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檢
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訓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某雖說了只做

一場話說過於切已工夫何益向年在南康都不曾無
諸公說次日求教切已工夫曰且如論語說孝弟為仁
之本因甚後便可以為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為
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着實體認莫
要才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形象須體認之
可矣訓以下

問私欲難克柰何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已復
禮為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之器物
何用更借別人底不認我一已為刀子而克之則私欲
去而天理見矣

陳芝廷秀以謝昌國尚書書及嘗所往來詩文來見且曰

每嘗讀書須極力苦思終爾不似曰不知所讀何書曰
尚書語孟曰不知又何所思曰只是於文義道理致思
爾曰也無大段可思聖賢言語平鋪說在裏如夫子說
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
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學所以求人知人
不見知果能不愠否至孟子見梁王便說箇仁義與利
今但看自家所爲是義乎是利乎向內便是義向外便
是利此甚易見雖不讀書只恁做將去若是路陌正當
即便是義讀書是自家讀書爲學是自家爲學不平別
人一錢事別人助自家不得若只是要人道好要求人
知便是爲人非爲己也因誦子張問達一章語音琅然

氣節慷慨聞者聳動

道夫以
下訓芝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是教
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剗剗一箇義利
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爲己孔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
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爲時
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爲學且須分箇內外這
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爲
義爲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爲義從那邊便是爲利向內
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
人剗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

八卷一百九
十一
然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靜義利
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
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
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
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
知識此心便恁豐豐地去了千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
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道夫

先生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
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
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
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

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道夫

爲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着工夫處有枉了工
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
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這文字某舊讀書看此一
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恁閑工夫錄人文字廷秀行夫
都未理會得這箇工夫在今當截頭截尾剗定脚跟將
這一箇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管他只見這物
事在面前任你孔子見身也還我理會這箇了直須
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大治病豈可悠悠歲月道夫
廷秀問某緣不能推廣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
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

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
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着
去理會見不到時也着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
便休得自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曾說自家見不到
便休了越着去理會理會到死若理會不得時亦無可
奈何道夫

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盞看
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據來作
闡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檢來
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仁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先生
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
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
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主一無適亦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之時這
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
不治當為不為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
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
工夫又曰人心之不正只是好惡昏了他孟子言平旦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蓋平旦之時得夜間息
得許久其心便明則好惡公好則人之所當好惡則人

之所惡而無私意於其間過此時則喜怒哀樂紛擾於前則必有以動其氣動其氣則必動其心是格之反覆而夜氣不能存矣雖得夜間稍息而此心不能自明是終不能善也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

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它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語黃先之病處數曰諄諄先之云自今敢不猛省曰何用猛省見得這箇是要緊便拽轉來如東邊不是便挈過西邊更何用猛省只某夜來說得不力故公領得尤未切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一下打破沙瓶便了

公今只看一箇身心是自家底是別人底是自家底時
今纔挈轉便都是天理挈不轉便都是人欲要識許多
多道理是爲自家是爲別人看許多善端是自家本來
固有是如今方從外面強取來附在身上只恁地看便
灑然分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纔思便在這裏其嘗
說孟子雞犬之喻也未甚切雞犬有求而不得心則無
無求而不得纔思便在這裏更不離步莊子云其熱焦
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心之變
化如此只怕人自不求如桀紂盜跖他自向那邊去不
肯思他若纔會思便又在這裏心体無窮前做不好便
換了後面一截生出來便是良心善性

孫賀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
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令斷始得一
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
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去賀孫

德輔言自承教誨兩日來讀書覺得只是熟時自見道理
曰只是如此若忽下趨高以求快則都不是下學而上
達初學直是低

以下訓
德輔

德輔言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曰只是不魯
仔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底所謂思而不

學則殆殆者心陞杌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說話
熟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堅中作尹墓誌祭文
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誦已言嘗愛此語說得
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
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九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
是不敬又云長孺氣麓故不仔細為今工夫須要靜靜
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為
學須是靜又口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
一箇敬懇

長孺向來自謂有悟其狂怪殊不可曉恰與金溪學徒相

似嘗見受學於金溪者便一似嚙下箇甚物事被他撓
得來恁地又如有一箇蠱在他肚中糟得他自不得由
已樣某之皆譬云長孺叔權皆是為酒所使一箇善底
只是發酒慈那一箇便酒顛必大

姜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吳公濟相似汪長孺正
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撥著便轉
挑著便省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是長
孺說話恁地橫後跳躑他也無奈他何道夫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
聲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麓急也訓振
先生問日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

所以警策學者著實用工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學為主我且做客聽命於大學又問或問中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克得出入正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訓震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已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說這事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訓椿

紹熙甲寅良月先生繇經筵奉祠待命露芝祀徃見首問曾作甚工夫曰向蒙程先生曰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槩以持敬為本推而行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是如此顧蘇兄云凡人為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為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如李兄所云固是且更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杞云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

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
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云凡萬物莫不各有
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曰此是萬物皆
備於我曰極是 訓祖

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二

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内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

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書中有云近乃微側為學功用知

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事乃切已事所係甚重先生舉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

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

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錮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

其真曰這過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

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

講論自是講論須是將來自體驗說一段過又一段何補

某向來從師一日說話晚頭如温書一般須子細看過

有疑則明日又問問士毅尋常讀書須要將說心處將

自體之以心言處事處推之以事隨分量分曉方放過

莫得體驗之意否曰亦是又曰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

量一次 唐錄云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

體認如何是體認以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

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

其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温書一般一一子

細思量過方有

疑明日又問

朱子語類卷之九

士彘稟歸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
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
蹊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
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
自家物事且如存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
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
踏一物一般踏着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足起右足
自來又曰更有一事如今學者須是莫把做外面事者
人須要學不學便欠闕了底學時便得箇恰好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事定是觸着相礙沒理會處
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

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極
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工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
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

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

分上求 以下

問天理真箇難明已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罵曰
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徃徃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
見未有人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
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
患其難

不卷之九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九終
斡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惰怠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先生語斡曰看公意思好但本原處殊欠工夫莫如此邊了日月可惜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九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

朱子十七

訓門人雜訓諸門人者為此卷

因說林擇之曰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徐又曰到他已分事事却暗文蔚

先生問堯卿近看道理所得如何曰日用間有些着落不似從前走作曰此語亦是鶻突須是端的見得是如何譬如飲食須見那箇是好喫那箇滋味是如何不成說道都好喫淳

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

日子長儘可闊着步去淳

李文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着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

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

學中道理來涵養淳。義剛同。

克卿問事來斷制淳錄作置淳錄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義剛。淳錄畧。傳誠至叔請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已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

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為如此
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
家不相干涉也道夫

與楊通老說學問最怕悠悠讀書不在貪多未能讀從後
面去且溫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別賀孫

通老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
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白去熟讀他逐句自
解一句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
若驀地問後待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
有扣請必曰願聞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大
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賀孫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
把事做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異今
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可學

周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
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
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
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泳

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
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才恁地立
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
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賀孫

語敬子曰讀書須是心虛一而靜方看得道理出而今自家心只是管外事硬定要如此要別人也如此做所以來這裏看許多時文字都不濟事不曾見有長進是自家心只在門外走與人相抵拒在這裏不曾入得門中不知屋裏是甚模樣這道理本自然不消如此如公所言說得都是只是不曾自理會得公身上事所以全然無益只是硬揷定方法抵拒將去全無自然意思都無那活底水只是聚得許多死水李曰也須是積將去曰也只積得那死水那源頭活水不生了公只是每日硬用力推這車子只見費力若是有活水來那車子自轉

不用費力李曰恐才如此說不善聽者放寬便不濟事曰不曾教你放寬所以學問難才說得寬便不着緊才太緊又不濟事寬固是便狼狽然緊底下稍頭也不濟事

敬子問人患多懼雖明知其不當懼然不能克莫若且強制此心使不動否曰只管強制也無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不懼不須強制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着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義剛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
言曰不用思量他之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
天理分明自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
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
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而
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地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看實去
用工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
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人心聽
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今便須是常常揀擇教
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常常
如此無間斷便能允執厥中 義剛

胡問靜坐用功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關勾當不

要關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那事上
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
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
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

害 深○義剛錄同又曰靜坐息
閑雜思量則養得來便條暢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
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
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
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籠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
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

卷百二十一
五
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
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柰他何如黃兄
前日說忠恕忠恕只是體用只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
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那時復把來玩味必
問自見得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歸
自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道理星散在
事物上却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將論孟中庸大
學熟看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
上底只是論語上底不可道孟子勝論語只是自家已
前看不到而今方見得到又問優游涵泳勇猛精進字
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淳錄作也不須恁地起

草只做將去又問應事當何如曰士人在家有甚大事
只是着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聖賢都
說十分盡了今無他法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自家只就他說話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底某舊時
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
許多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落着然後斷其是
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亦抄出雖未如今集注簡盡
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
見成說只草草着了今試將精養來參看一兩段所以
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要思量學要講如古
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家須看那人做得是那人

做得不是又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人共議甲要如此
乙要如彼自家須見那人說得是那人說得不是便待
思量得不是此心曾經思量一過有時那不是底發我
這是底如十箇物事團九箇不看那一箇便着則九箇
不着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講義理有未通處與朋友
共講十人十樣說自家平心看那箇不是或他說是底
却發得自家不是底或十人都說不是有時因此發得
自家是底所以適來說有時是這處理會得有時是那
處理會得少間便都理會得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
學者須是撒開心胃事事逐件都與理會過未理會得
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間甚事理會不得

義剛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
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
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着那滋味如
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某也嘗見人說來是
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
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此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
須去裏面理會譬如看屋須看那房室間架莫要只去
看那外面牆壁粉飾如喫荔枝須喫那肉不喫那皮公
而今却是剥了那肉却喫那皮核讀書須是以自家之
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

之心其目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論
語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
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
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如射箭其初方上垛後
來又要中帖少間又要中第一暈又要中第二暈後又
要到紅心公而今只在垛之左右或上或下却不要中
的恁地不濟事須是子細看看得這一般熟後事事書
都好看便是七言雜字也有道理未看得時正要去緊
要處鑽少間透徹則無書不可讀而今人不去理會底
固是不足說去理會底又不知尋緊要處也都討頭不
着美剛

子升問向來讀書病於草草所以多疑而無益今承先生
之教欲自大學溫去曰然只是看便把做事如說持敬
便須入隻脚在裏面做不可只作說話看了未之

子升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時收斂心神在一事
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
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
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
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本之

子升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心檢放
只在自家俄頃瞬息間耳或舉先生與弟子約書有知
其所以爲放者而收之則心存矣此語最切要又問曾

子謂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之意曰曾子之意且
將對下面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言君子動容貌要得
遠暴慢正顏色要得近信出辭氣要得遠鄙倍此其本
之所當先者至於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末而當後者
耳未說到做工夫上若說三者工夫則在平日操存省
察耳木之

黎季成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誨乃見得人之所

任甚重統體通貫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益

敬之

黃名顯子

問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穩曰學

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

說見這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去做然只依本畫葫蘆

又不可須是百方自去尋討始得寓

語敬之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上

處不看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

去嘗謂二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

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

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恰似人要來建陽自信州

來行到崇安歇了却不妨明日更行須會到若不問來

由一向直走過均亭去迤邐前去更無到建陽時節寓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

始得看公太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

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

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賀孫

語黃敬之須是打撲精神莫教恁地慢慢底須是橋教緊賀孫

語敬之曰敬之意氣甚弱看文字都恁地遲疑不決只是不見得道理分明賀孫問先生向令敬之看孟子若讀

此書透須自變得氣質否曰只是道理明自然會變今且說讀孟子讀了只依舊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便是

不曾得他裏面意思孟子自是孟子自家身已自是自家身已讀書看道理也須着些氣力打撲精神看教分

明透徹方於身上有功某近來衰晚不甚着力看文字

若舊時看文字有一段理會未得須是要理會得直是辛苦近日却看得平易舊時須要勉強說教得方了要

知初間也着如此着力看公如今只恁地慢慢要進又不敢進要取又不敢取只如將手恁地探摸只怕初事

觸了手相似着恁地看文字終不見得道理終不濟事徒然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去看如

何只管怕箇甚麼彼丈夫也幾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合下也有許多義理自家合下也有許多義理他做得

自家也做得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禍福直是不怕只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賀孫

黃敬之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不

蓋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着落彼謂易者心之妙用太極者性之本體其說有病如伊川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乃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却是着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曰若作形氣說然却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却統得下面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人傑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古丈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着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

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個

昂父辭請教曰當從實處作工夫可學

饒幹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道夫

先生謂饒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汨沒了這箇意思雖縣事叢冗自應如此更宜做工夫蓋卿

二彭尋蠡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為科舉所累自時文外不曾為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

身而求可也二公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崢嶸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又曰論語只是箇瑤璞子若子細理會煞有商量處謹

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

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
云云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非專
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
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
箇畏字相似寓

蕭兄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
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又問持其
志如何却又要主張曰志是心之發豈可聽其自放而
不持之但不可硬守定耳蓋鄉

問曾光祖曰公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
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

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
但須覺見有此子放去便洎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
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
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
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
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
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
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
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只管責道是自家魯鈍
某常謂此道理無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來恁地看

過明日又把來恁地看過來看去少間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間遇着別事沒巴沒鼻也會自然觸發蓋為天下只是一箇道理賀孫

光祖說大學首尾該貫

此處以有脫字

初間看便不得如此要知

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只緣失了多年卒急要尋討不見待只管理會教熟却便這箇道理初間略見得些少時也似曰生恁地自無安頓去處到後來理會熟了便自合當如此如一件器用掉在所在多年卒乍要討討不得待尋來尋去忽然討見即是元初的定底物事賀孫

光祖說治國平天下皆本于致知格物看來只是敬又舉伊川說內直則外無不方曰伊川亦只是大體如此說

看來世上自有一般人不解恁地內直外便方正只是了得自身已遇事應物都顛顛倒倒沒理會大學須是要人窮理今來一種學問正坐此病只說我自理會得了其餘事皆截斷不必理會自會做得更不解商量更不解講究到做出都不合義理所以聖人說敬以直內又說義以方外是見得世上有這般人學者須是要窮理不論小事大事都識得通透直得自本至末自頂自踵並無此子夾雜處若說自家資質恁地好只消恁地做去更不解理會其他道理也不消問別人這倒是夾雜倒是私意賀孫

光祖告行云蒙教誨讀大學已略知為學之序平日言語

動作亦自常去點檢又恐有發露而不自覺乞指示箴
戒曰看公意思遲重不到有他過只是看文字上更子
細加功更須着些精采賀孫

曾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
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
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
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魯又問
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彪諸外是也曰
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覺中知
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到應物之時顛
倒錯謬全是私意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

得有私意因言今釋老所以能立箇門戶恁地亦是從
從旁窺得近似他所謂敬時亦却是能敬更有筌影之

喻卓

程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
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
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曰若閑時不思
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
直列有事方思閑時都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
足矣聖賢千千萬萬在這裏何用如公所說則六經語
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亨而亦何常師之有若說閑時都莫思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却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不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却不先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却說道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如公說閑時都不消思量季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只據他所見自守

一箇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因顧質孫曰公卿間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是心須是格住這心致知知了了的當常常知覺他所見既如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却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如說隨事而思無事不消息聖賢也自有如此說時節又自就他地頭說只如公說思不出其位也不如公說這位字却不是只守得這軀殼這位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已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是這箇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蔡云陸子靜正是不要理會許多王

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象山此正犯其所忌曰固是
蔡云若一向是禪時也終是高曰只是許多模樣是甚
道理如此若實見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許多道理不待
辨而明如今諸公說道這箇也好某敢百口保其自見
不曾分明如云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
理會得如熙豐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某定保他自元不
曾理會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
理會得若見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那
得恁地含含糊胡怕觸着人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要
周旋賀孫

同某不是說道閑時全不去思量意謂臨事而思

讀書時只思量這書曰讀書時思量書疊了策時都莫
思量去行動時心下思量書都不得在這裏坐只思量
這裏事移過那邊去坐便不可思量這裏事今日只思
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這不成說話試自去平
心看聖賢書都自說得賀孫

吳伯英初見問書如何讀曰讀書無甚巧妙只是熟讀字
字句句對注解子細辯認語意解得一遍是一遍工夫
解得兩遍是兩遍工夫工夫熟時義理自然通貫不用
問人先生問居常看甚文字曰曾讀大學曰看得如何
曰不過尋行數墨解得文義通自不曾生眼目於言外
求意曰如何是言外意曰且如臣之忠子之孝火之熱

水之寒只知為臣當忠為子當孝火性本熱水性本寒不知臣之所以忠子之所以孝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曰格物只是就事物上求箇當然之理若臣之忠臣自是當忠子之孝子自是當孝為臣試不忠為子試不孝看自家心中如何火熱水寒水火之性自然如此凡事只是尋箇當然不必過求便生鬼恠備

吳伯英問某當從致知持敬如此用工夫曰此自吾友身上合做底事不須商量

蓋卿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

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蓋卿

吳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虛心入裏玩味道理

不可只說得皮膚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若口紙啞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問器遠所學來歷曰自年二十從陳先生其教人讀書但令事事理會如讀周禮便理會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頓讀書便理會二帝三王所以區處天下之事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伯者子奪之義至論自己身上工夫說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便有道不是兩樣須是識禮樂法度皆是道理曰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合用時便將來使如告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只是見成物事如學字一般從小兒便自曉得後來只習教熟如今禮樂法度都

齊散亂不可稽考若着心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賀孫

書遠言少時好讀伊洛諸書後來見陳先生却說只就事上理會較着實若只管去理會道理少間恐流於空虛曰向見伯恭亦有此意却以語孟為虛着語孟開陳許多大本原多少的實可行反以為恐流於空虛却把左傳做實要人看殊不知少間自都無主張只見許多神頭鬼面一場沒理會此乃是大不實也又只管教人看史書後來諸生都衰了如潘叔度臨死却去討佛書看且是止不得緣是他那裏都無箇捉摸却來尋討這箇如人乘船一齊破散了無奈何將一片板且守得在這

裏又曰孟子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若不就自家身心理會教分明只道有此病痛不妨待有事來旋作安排少間也把捉得一事了只是有此子鏹縫少間便是一箇禍端這利害非輕假饒你盡力極巧百方去做若此心有些病根只是會不好又曰又有說道身已自着理會一種應出底事又自着理會這分明分做兩邊去不知古人說脩身而天下平須說做不是始得大亨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云云今來却截斷一項只便要理會平天下如何得又曰聖門之中得其傳者惟顏子顏子之問夫子之答有二項一則問為仁一則問為邦須知得那箇是先那箇是後

也須從克己復禮上做來方可及爲邦之事這事最分
曉可見又曰公適來說君舉要理會經世之學今且理
會一件要緊事如國家養許多歸明歸正及還軍年老
者費糧食供之州郡困乏展轉二三十年都縮手坐視
其困器遠且道合如何商量去之則傷恩養之則益困
若壯資其力而老棄其人是夫不可須有箇指實器遠
言鄉間諸先生嘗懷見先生之意却不得面會剖析使
這意思合又曰其不是要教人步步相循都來入這圈
套只是要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是底還他是不是底
還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撐拄君盡其職臣効其
功各各行到大路頭自有箇歸一處是乃不同之同乃

所以爲真同也若乃依阿鵲突委曲包含不別是非要
打成一片定是不可賀孫

器遠問初季須省事方做得工夫曰未能應得事終是省
好然又怕要去省却有不省病痛某嘗看有時做事要
省些工夫到得做出却有不好却不厭人意且如出路
要減此用度令簡便到要用時沒討處也心煩依前是
不曾省得若可無事時且省儘好若主家事及父母在
上當代勞役終不成掉了去閑所在坐不管省事固好
然一向不經歷到得事來却會被他來倒了問處鄉黨
固當自盡不要理會別人若有事與已相關不可以不
說當如何曰若合說便着說如所謂若要我頭也須說

若是不當自家說與其人不可說則只得不說然自家
雖然是不說也須示之以不然之意只有箇當說與不
當說若要把他不是處做是說便決是不可賀孫
曹問先生所解致知格物處某即就這上做去如未能到
貫通處莫也無害否曰何謂無害公只是不曾學豈有
不貫通處學得熟便通且如要去所在須是去到方得
若行得一日又說恐未必能到若如此怎生到得天下
只有一箇道理緊包在那下撒破便究明那怕不通曹叔遠

又問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却簡易而今要從細碎做去
却怕不能貫通曰勿忘勿助長自是言養氣試取孟子

說處子細看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吾心身其次便裏
做事此是的實緊切處又那裏見得如此須是聖人之
言今之學者須是把聖人之言來窮究見得身心要如
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箇道理若大路然聖人之
言便是那引路底

江文卿博識群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
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
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
方點火燒賀孫

謂江文卿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公今却
無擇善一着聖人擇善便是事不遺乎理公今知得便

拽轉前許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者覺公意思尚放許多不下說幾句又漸漸走上來如車水相似又滾將去又曰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如說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為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這是他說得好處公却不記得這般所在亦是自家本領不明若理會得原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別如程先生與禪子讀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說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是理賀孫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之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才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捨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懣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心來正一箇心又曰心只是敬程子所謂主一

無適主一只是專 如在這裏讀書又思量做文字入
思量別事去皆是不專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
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爲善不
如是便爲惡此方是見得實卓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脉着了
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着實
於行已上做得三兩分始得三恁說過不濟事周貴卿
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
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義剛

子曰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

見得從小兒也須讀孝經論語來中間何故不教人如
此曾讀書也須疑着某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也有
古人說話也有今人說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涵
養好了後因說至善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才說要
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若刺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
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
只不出聖賢不多說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
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因舉在漳州日詞
訟訖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
父母遣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
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孫

吳淦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柰何曰未論病
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
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
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待其義理之不能
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
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
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
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
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機轉了自己趨
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
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

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
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者人自
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
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必是激惱
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
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
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
不濟事 伯羽

某人來說書大槩只是捏合來說都不詳密活熟此病乃
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
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錄曰豫六

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正謂此曰然張仁叟問何以能
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
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
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又
曰讀書須將心帖在書冊上逐字看得各有着落方好
商量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在不
馳走散亂方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銖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
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道夫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
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

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道夫

彥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攪雖即覺悟而痛却之然竟不能
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
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
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
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
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道夫
林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
為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
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

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脉不相貫專
蘇宜久辭問歸欲觀易曰而今若教公讀易只看古注并
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
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為
教看來易是箇難理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
要理會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
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
當理會禮禮之為書浩瀚難理會卒急如何看得許多
且如箇儀禮也是幾多頭項某因為思得一策不若且
買一本溫公書儀歸去子細看看得這箇不惟人家冠
昏喪祭之禮便得他用兼以之看其他禮書如禮記儀

禮周禮之屬少間自然易不過只是許多路徑節目

公書儀固有是有非然他那箇大槩是備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

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

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時舉

厚之臨別請教因云看文字生曰日好便熟可學

陳希周請問讀書修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

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

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圓方處

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時舉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

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此子便搬出做那邊用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却是讀得
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蹴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
讀書終不平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道夫

子合純篤庸仲踈敏道夫

先生謂正甫

任忠厚
遂安人

精神專一

似

鍾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
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
後蓋卿

周立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快活曰他

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
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柰何其謂此非真樂
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
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脾裏
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未又舉曲禮成誦先
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
乃氣有餘也道夫

語无昭且要虚心勿要周遮无昭以十詩獻詩各以三句
命題如實理之類節節推之先生指立命詩兩句幾度
風霜猛摧折依前春草滿池塘既說道佛老之非又却
流於佛老此意如何无昭曰言其無止息曰觀此詩與

賢說話又異此只是要闢勝知道安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曾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餽釘出來便不是末篇極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門前日說話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說話可學

元昭告歸先生曰歸以何爲工夫曰子細觀來平生只是不實當於實處用工夫曰只是麓除去麓便是實曰每嘗觀書多只理會大意元不曾子細講究曰大意固合理會文義亦不可不講究最忌流於一偏明道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今人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說話又一齊棄了只是停埋攤布使表裏相通

方可然亦須量力若自家力不及多讀無限書少問埋沒於其間不惟無益反爲所害近日學者又有一病多求於理而不求於事求於心而不求於身如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既能克己則事事皆仁天下皆歸仁於我此皆有實迹而必曰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只是無形無影自龜山以來皆如此說徐承叟亦云見龜山說如此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
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
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
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

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子克已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箇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已復禮

禮璘

楊丞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

自無非僻之干只才整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璘

黃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操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

義剛

平之問某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蹉過了

時舉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

義剛

張以道請誨曰但長長照管得那心便了人若能提掇得此心在時煞爭事義剛

劉炳韜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曰此學者之通患然受病不在此這前面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豈其自

然乎曰都不于別事本不立耳

伯羽

鄭希先景紹請教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反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聖賢意思都不能見科舉也是奪志今既此亦須汲汲於學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平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

却聽得頑去声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已不在人

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

如某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會見之想只是看過所以既

看過依舊只如舊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

箇與之為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

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

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

以為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如何強他使飲

江无蓋問入德曰德者已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得底且

如仁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幹

江无蓋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幹

林叔和別去請教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如讀書應

事接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林好主

業正則之說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語却只將來證他

說凡讀書須虚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文熟讀平看今

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理自出闕祖

周元卿問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慮

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曰此最

不可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誠者物之終始如半板

已前心在書上則只在半板有始有終半板以後心不

在焉則無物矣壯祖

謂諸友曰鄭仲履之學只管從小處看不知經節初本

如此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場其氣

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孟卿

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

工夫不接續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求古

人意思曰其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又之却自尋

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大雅

先生以林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沈淪不能得超

脫他說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

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

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舐棘時此心何之須常莊箇
赤子入井牛舐棘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
便無此心乎又說義利作甚此心才有不存便錯了未
說到那義利處

林一之問先生說動靜莫只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底道
理曰固是如此然何須將來引證某僻性最不喜人引
證動中靜靜中動古人已說了今更引來要如何引證
得是但與此文義不差耳有甚深長今自家理會這處
便要將來得使恁地泛泛引證作何用明道言介甫說
塔不昂上塔今人正是說塔須是要直上那項上去始
得說得濟甚事如要去取咸陽一直去取便好何必

問咸陽是如何廣狹城池在那處宮殿在那處亦何必
說是雍州之地但取得其地便是今恁地引證恰似要
說咸陽元不曾要取他地

郭叔雲問為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曰
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
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
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先生教郭曰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
自然有所得

與馮德貞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
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

身已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已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着自家身已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已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賀孫

余國秀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為雖知事理之當為而念慮

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賀孫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傑竊於自已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須說那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

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為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為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

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問先生答余國秀云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曰須知那箇是仁義禮智之性那箇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始得問且如與人相揖便要知得禮數合當如此不然則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常常恁地覺得則所行也不會大段差舛

胡泳

用之舉似先生向日曾答蔡文書承喻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知親切工夫耳大抵

濂溪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暫地
 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
 有造化此意如何曰幾箇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
 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已處古人禮儀
 都是自少理會了只如今人低躬唱喏自然習慣今既
 不可考而今人去理會合下便別將做一箇大頭項又
 不道且理會切身處直是要理會古人因革一副當將
 許多精神都枉耗了元未切自家身已在又曰只有大
 學教人致知格物底便是就這處理會到意誠心正處
 展開去自然大若便要去理會甚造化先將這心弄得
 大了必間都沒物事說得滿賀孫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潑底椅卓在屋下坐便是
 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墨詩云
 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
 只恁地說了銖

劉淮求教曰某無別法只是將聖賢之書虛心下氣以讀
 之且看這箇是那箇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
 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去不見裏滋味如何
 責得他

趙恭父再見問別後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
 迫切曰若只恁地擬見定做工夫却又有苟且之病去
 曰安敢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邊來又不可不

察又問切已工夫如何愈見得已私難勝曰這箇也不
須苦苦與他為敵但纔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
喚回來便都沒事

謂南城熊曰聖賢語言只似常俗人說話如今須是把得
聖賢言語湊得成常俗言語方是不要引東引西若說
這句未通又引那句終久兩下都理會不得若這句已
通次第到那句自解通

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如陳德本有過於疎
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
從那窮處去更挿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闔看
看文字見得快叔蒙亦看得好與前不同 賀孫

詳敬之侍教屢與言不合曰學未曉理亦無害說經未得
其意亦無害且須靜聽說話尋其語脉是如何一向強
辯全不聽所說胷中殊無主宰少間只成箇狂妄人去
淳

繼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
靜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
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凡心不可放入
收斂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
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德明

先生見劉溥叟閉目坐曰溥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狹
坐間有及劉溥叟事曰不意其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

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處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賀孫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溥叟堯天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文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義剛

因論劉溥叟事云添差倅亦可以為論治三吏事云漕自來為之亦好不然委別了事人溥叟自為太欺揭故生事因論今趙帥可語益弊何不一言云某如何敢與夫

率以沈審為是出位為戒振

陳寅仲問劉溥叟曰劉溥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已及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已陳正已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義剛

先生說陳正已薛象先喜之者何事賀孫云想是喜其有才汪長孺謂併無其才全做事不成曰叔權謂長孺他日觀氣質之變以驗進道之淺深此說最好大凡人須

是子細沉静大學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如一件物事自家知得未曾到這裏所見未曾定以無定之見遂要决断此事如何断得盡一件物事有長有短自家須實見得他那處是長那處是短如今便一定把着他短處便一齊沒他長處若只如此少間上豐記云疑事毋質直而勿有看古人都是恁地不敢草草厝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决範五事聽曰聰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静密意思人之為謀亦欲静密貌曰恭恭作肅肅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所以為聖人只是動静不失其時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則得好自家先恁地浮躁如何要發得中節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說人則不會說得着實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着事也不提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恁僻静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賀孫

問美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德輔疑其

已至曰且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須是窮理
若只如此則不須說格物致知問如此則叔權之辭未
是至曰固是德輔

戴明伯請教曰且將一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
人之心即天下之心且逐段看今分曉一段分曉又看
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
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
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備如今
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
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箇善若自得底非却如
何不若且虛心讀書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

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某見說不會底便有長進不長
進者多是自謂已理會得了底如此則非特終身不長
進便假如釋氏三生十六劫也終理會不得又云此心
先錯用向東去及至喚回西邊又也只是那向東底心
但只列轉些頓放元不曾改換有一學者先佞佛目逐
念金剛大悲呪不停口後來雖不念佛來誦大學論孟
却依舊趕徧數荒荒忙忙誦過此亦只是將念大悲呪
時意思移來念儒書爾必大

括蒼徐元明瑠鄭子上同見先生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今江西諸人之學只是要約更不務博本來
雖有些好處臨事盡是鑿空杜撰至於呂子約又一向

務博而不能反約讀得書多左牽右撰橫說直說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有牽合無謂處沈叔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不博之弊璣

陸深甫問為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河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為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須是事事做得是方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刪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而明日射

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果何道哉時舉

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指指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修為講學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義剛

看孫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來滾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

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區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趨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理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先生謂魯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道夫

或問徐子顏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文蔚

今學者有兩樣意思鈍底又不能得他理會得到得意思快捷底雖能當下曉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龔知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賀孫

先生問郭廷碩今如何曰也只如舊為學曰賢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又說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少謝尚書和易寬厚也然朴直昔過湘中時曾到謝公之家顧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又曰聞彭子壽造居甚大何必如此又及一二人曰以此觀謝尚書直是朴實祖道

先生問湘鄉舊有從南軒遊者為誰佐對以周奐允升依
外舅舒誼周臣外舅沒已數歲南軒答其論知言疑義
一書載文集中允升藏脩之所正枕江上南軒題曰漣
溪書室鄉曲後學講習其間但允升今病不能出美先
生曰南軒向在靜江曾得書甚稱說允升所見必別處
得其一來次第送少藥物與之佐

自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
已自沒可柰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
幸事賀孫

呂德遠辭云將娶擬某日歸及期其兄云與舍第商量了
且更承教一月却歸曰公將娶了如何又恁地說此大

事不可恁地宅中想都安排了須在等待不可如此了
即日歸義剛

李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而
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人傑。廣錄云或有所欲為謀於先生
曰心佚而身勞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
先生看糊窻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
一要好看却從外糊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賀孫

